

河东记札

河津村名记录的人与黄河共处史

□吴晓征

黄河冲出禹门口，跌入数十万亩滩涂，一下子变得温顺尔雅。河流分岔，蒹葭遍野，水鸟翔集，充满诗意。然而，在沿黄村落任意一锹挖下去，翻出的不仅仅是泥土，而是先民应对洪水智慧与苦难的双重沉积。

河津地处黄汾两河交汇之处，沿河的每个村庄都是一部微缩的黄河治理史。在永安村，村民的祖先为逃离洪水多次东迁；在三迁村，族谱记载着清代因“黄河侵崩”而三次迁徙的艰辛。那些看似简单的称谓背后，镌刻着千百年来人与洪水的生死博弈。



▲黄河岸畔的连伯村韭花收获图 (资料图)

河津因河津渡而名，4000年前，“禹凿龙门”的壮举就发生在这里。大禹不畏艰险，开凿龙门，拉开河津治黄序幕。他三过家门而不入，终使洪水归道，直奔大海。龙门不仅成为大自然的地理关口，更是深刻在河津人集体记忆中的文化关口。

河津许多村名直接源自古代的水利与仓储管理体系。“苍头”原名“仓头”，“苍底”原名“仓底”，两村与附近的“粮储”村共同构成了唐代龙门仓的有机组成部分。

唐代开元二年（714年），朝廷在河津设立龙门仓，作为当时全国六大官仓之一，储粮规模巨大。这些仓储设施选址于此并非偶然。

河津北有吕梁山脉，东连汾河河谷，自古就是重要的农业产区。唐代这里的水利事业空前发展，多条灌溉渠道的修建保障了粮食生产。然而，黄河水患的威胁始终存在。清光绪版《河津县志》记载，县正西的苍头镇“临河东岸古有渡，今废”。曾经的繁华古镇，商铺连街，寺庙林立，最终在河洪中逐渐淹没消亡。

翻开河津地图，“永安”“三迁”这类直接反映迁徙历史的村名格外引人注目。

永安村原名杨家庄，是宋代杨家将后裔所建，原址在黄河滩。清代雍正年间因黄河水患，村民与葫芦滩村民一同东迁至现址，合建新村。为祈愿永久安宁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定名“永安庄”。这一过程在史料中有明确记载：“远亭里，在山西汾水之岸，自黄河东决，杨家庄、葫芦滩并徙县西……”河津现存的一份嘉庆七年的滩地账簿，详细标明了村庄的地理范围，成为人们追忆故土的方位标记。

三迁村的迁徙史同样清晰。清代许氏家谱记载：“始祖效忠世居葫芦滩远停里二甲，大清

雍正年间黄河侵崩，迁于辛集，至乾隆年间河又侵，再迁于崖下……”第三次迁徙后，族人终于“择原上村居住，村名三迁庄”。这种因水患而被迫迁徙的现象，在河津地区具有普遍性。

地处黄河、汾河交汇处的“药葫芦滩”，曾是繁华的水陆码头和贸易集散地。据《河津县志》记载，沿汾河而居的曹家营、双营镇、葫芦滩等十几个村落，如今已荡然无存。

连伯村的名字隐藏着黄河中游气候与生态变迁的密码。“莲泊”到“连伯”的演变，折射出黄河流域环境的沧桑巨变。

远古时期的连伯并非今天这般景象。殷商以至汉代，这里气候比现在温暖湿润，黄河河床深、水量大而清澈；汾河碧波荡漾。汾河北岸湖泊相连，广植莲藕，形成“十里莲泊”的美丽景观。公元前113年，汉武帝到汾阴祭祀后土，泛舟于河汾之间，触景生情，写下《秋风辞》，也反映了当时的生态环境和自然景观。

气候学家竺可桢的研究证实，从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1100年，中国整体处于温暖期，气温比现在高出两三摄氏度。然而，从公元1世纪开始，气候变化逐渐影响这一地区。

特别是到三国时期，在长期冷干气候的影响下，北方的农区大幅度向南退缩。“莲泊”美景逐渐消失，代之以风沙侵袭、河水泛滥的自然灾害。河津西部大风沙曾连刮三天三夜，一次压埋了“一里十八村”。传说沙暴中，幸免于难的100户人家集中居住在“莲泊”，遂改村名为“连伯”，后来演变为“连伯”。这一名称变化，记录了环境恶化与人口聚集的历史过程。

河津的黄河水患有着漫长而残酷的历史记录。每一次重大水患，都可能改写一个甚至多个村落的命运。根据清代官方档案整理，1736年至1911年间，黄河洪涝灾害频发。这些档案详细记载了降雨强度、河道水位、淹没范围、伤亡人数及治河工程实施情况。

在河津地方史料中，水患记录更为具体：

清代顺治八年（1651年），河水泛滥至河津县城南门外；

光绪二十年（1894年）正月，黄河凌汛导致苍头镇码头全没于河。

民国时期，1930年夏季暴雨成灾，黄河出槽，淹没多个村庄；1943年7月开始，降雨持续40多天，黄河泛滥，沿岸村庄受灾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虽然对黄河进行了大规模治理，但特大洪水仍时有发生。1964年8月13日，黄河洪峰流量达17300立方米/秒，形成2万余亩积水区，淹没大量秋作物。

“连伯三年河不漫，狗娃都能娶上媳妇”的民谚，道出了黄河滩区百姓在长期水患威胁下的生存智慧与朴素愿望。短暂的安宁意味着收成和积蓄，足以改变一个家庭的命运。

近年来，河津市委、市政府下大力气治理黄河、汾河，加固拦河堤坝，栽种防风林带，开发滩涂资源，黄汾水患得到了有效控制，昔日的盐碱滩成为百万亩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农业生产基地。

如今的黄汾两滩，万亩良田上无人机正在喷洒农药，黄河一号旅游公路上车辆穿梭不息，永安、三迁等村的老人坐在屋前讲述村庄的往事。河津村庄的名字，就像刻在黄土上的密码，记录着一部仍在续写的人与黄河共处史。

文化动态

“运城文艺讲堂”第一讲开讲

运城晚报讯（记者 王捷）1月19日下午，由运城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的“运城文艺讲堂”第一讲在市文联正式开讲。市委宣传部副部长、市文联党组书记、主席荆富功带来《锚定“一城两区三门户”，推动运城文艺事业高质量发展》专题讲座，为现场150余名观众解读运城发展蓝图，共话新时代文艺使命与担当。

“运城文艺讲堂”是市文联推出的以文艺力量助推“一城两区三门户”建设的公益讲座，自本月起围绕地域文化传承、文艺精品创作等主题展开，每月一期。作为讲堂开篇之作，荆富功结合我市文艺发展现状、文艺承担使命、文艺面临形势和文艺担当作为，深入解读了市委提出的“一城两区三门户”目标和思路的战略定位、核心内涵与重要意义。

针对产业转移优先承接门户，他通过解读承接哪里产业、承接什么产业、谁来承接产业、如何承接产业等，围绕“文艺育人、文艺育商、文艺育风、文艺育绿”，强调了

文艺助力产业承接的重要作用，让城市更有温度、更有内涵、更有品位。

针对文商融合旅游热点门户，他以为什么、靠什么、如何建设文商融合旅游热点门户为脉络，结合运城深厚历史文化积淀、文旅资源和未来发展，阐述坚持以文引流、把握以旅聚势、注重以商增值、专注留客于运、聚焦特优发展，鼓励文艺工作者创作一批有代表性的文艺精品，用文艺注入文化思考和发展动能。

针对内陆地区对外开放门户，他从为什么要对外开放、我市有哪些优势、对外开放还有哪些工作要做等，详细介绍运城产品竞争力强、经济外向度高、开放通道较多、保障措施齐全等优势，激发运城文艺工作者在传递城市形象、促进文明互鉴和提升对外影响力等方面担当作为。

通过这些举措，进一步推动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持续迸发，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有效提升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，河东文化传播力、影响力不断扩大。

童趣园中品非遗



运城晚报讯（记者 王捷）1月16日，运城市大运动幼儿园热闹非凡，铿锵的锣鼓声此起彼伏，婉转的蒲剧唱腔悠扬回荡，掌声与喝彩声接连不断。山西省蒲剧艺术院演出二团武生演员周杰，以一场别开生面的戏曲互动，为孩子们打开了传统文化瑰丽大门（上图）。

活动现场，周杰身着戏服、扮上精致彩妆，带来蒲剧《黄鹤楼》中周瑜的经典片段表演，一招一式尽显武生风采。表演过后，他化身戏曲老师，手把手教孩子们勾画脸谱、模仿戏曲身段，带着孩子们沉浸式体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蒲剧表演的乐趣。孩子们穿上小巧戏服，学得有板有眼，古老戏曲在童真的演绎中焕发勃勃生机，也让在场的家长与小朋友们近距离领略了蒲剧艺术的独特魅力。

这一热闹场景，正是来自该园新春游园活动中的“九州韵韵·蒲苑新声”环节。当天，该园开启新春游园活动，精心打造了16个活动场域、46项主题游戏与9个美食体验区，共同构筑起沉浸式的文化体验空间。

在“九州匠心·福至指尖”展区，非遗传承人与文化志愿者现场传艺授技：青海盘绣针脚细密，河南“泥咕咕”造型灵动，山西布贴画雅致古朴，还有写福字、拓年画、剪窗花等民俗体验，让孩子们在指尖实践中触摸非遗温度，感悟匠心精神。在“九州游艺·福乐通关”专区，投壶、舞狮、竹竿舞、射箭及梯度设置的趣味关卡等，让孩子们在协作与竞技中收获满满欢乐。同时，沿黄九省（区）风味美食荟萃一堂，也让孩子们在味蕾的漫游之旅中，读懂黄河饮食文化的交融共生。